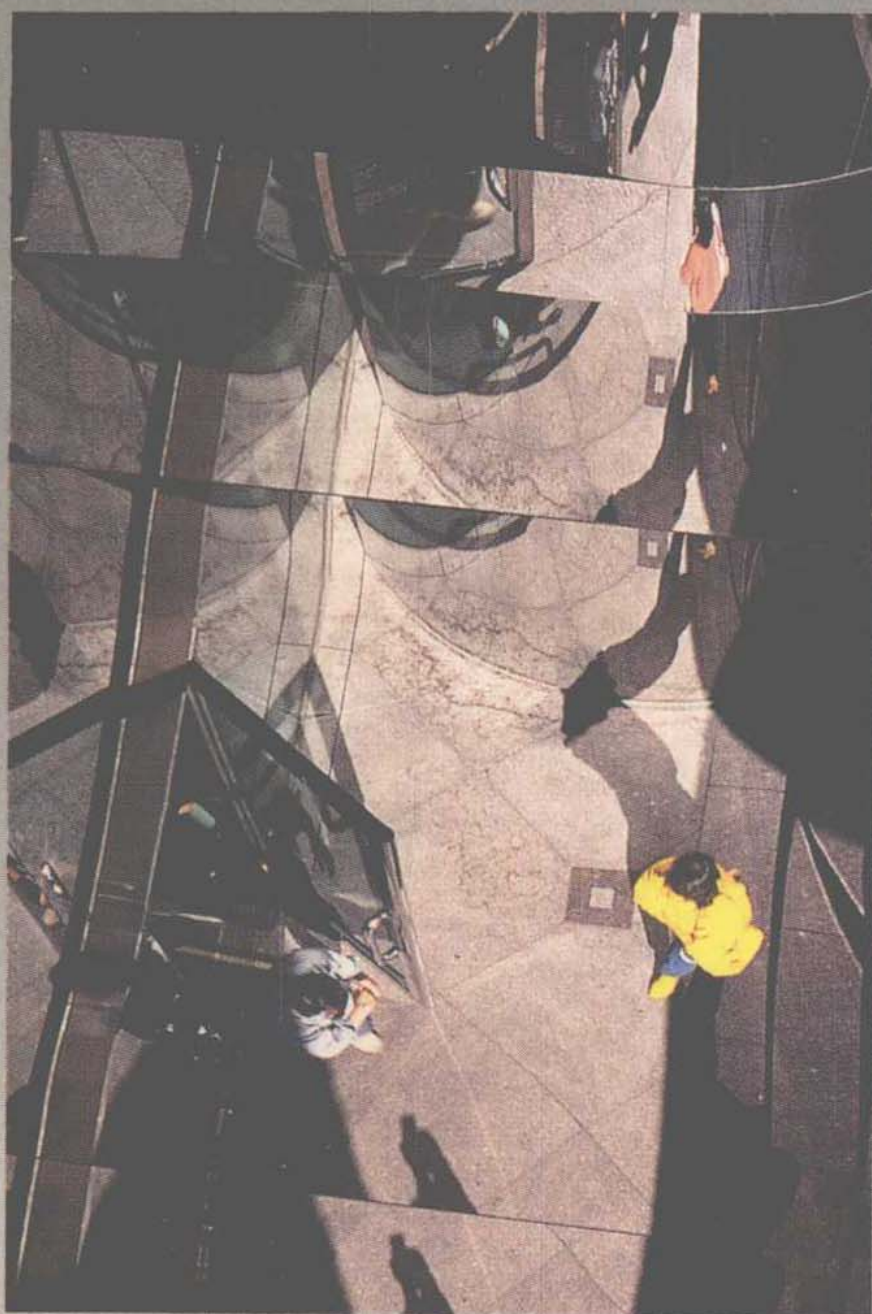


20
商務玖什叢書

社會學：界限與局限

畢浩明主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社會學：界限與局限

畢浩明主編

商務印書館

社會學：界限與局限

主編者——畢浩明

責任編輯——關佩貞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五樓

印刷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次——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2次印刷

© 1987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ISBN 962 07 6026 3

序 文

這本文集載有七篇文章，分別由七位唸社會學的朋友寫成；而這篇序文是要向讀者交代作者彼此之間的“默契”的。

能够有機會長期地接觸社會學的朋友並不多，可以或準備以社會學謀生的朋友就更少，本文集的七位作者算是其中的“幸運兒”。衆多已向社會學告別的舊友常跟我談及一些“敬業樂業”的問題，覺得有些人對社會學理論的嚮往實在不可思議，因為從事理論工作很難獲得具體的報酬和成就；相對而言，個人的興致就帶有不爲外人理會得到的神秘性。

我不太清楚本書其他作者從社會學裏取得的“享用”興致究竟孰多孰少；興致這回事，若要進行質和量的比較，也不知道應從何做起。但我自己確有過“沾沾自喜”的一刻，而不介意有沒有旁人

羨慕。

話得說回來，如果要進一步提高“敬業樂業”的精神，我們早晚要承擔向旁人解釋社會學何樂之有的責任。這本文集醞釀的初期，大家都朝着社會學的趣味處想。我們希望把心愛的理論和研究所得一併寫出來，並且要寫得有趣味，有裨益於初學者。那一段日子，我經常翻看高沙（L. A. Coser）1980年編寫的《社會學底樂趣》（*The Pleasure of Sociology*）。它是過去幾年我最樂於向學生推薦的讀物，但每一次我提及這本書，總擔心同學們能否領會書中的幽默和趣味，因為從內容到包裝它都完全“美國”化。於是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要結合衆多的幽默之士，搞一本“中國”化的《社會學底趣味》。這也是我們編寫這本文集的原始動機。

然而下筆沒多久，我們對社會學的興味就不再那般熱烈了，因為寫“有品味”的趣事比板起面目寫嚴肅的文章更困難。事實上，如果要談“社會學的趣味”，不能不先說“社會學是什麼？”

一談到“社會學是什麼？”，我們其中有幾個素有“鷹”派作風的“批判論者”就說得更起勁。我們像快要展開一場大控訴似的，將市面上流行的

社會學導論書籍來一次集體檢控。

然而，“社會學是什麼？”是一個毫無新意，更絕無批判意義的題材。余雲楚提議如果“社會學是什麼？”太陳腔濫調，就寫“社會學不是什麼？”吧。

社會學不是什麼？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大部分時間想出來的東西卻只可以用來答覆別的一個問題：社會學應該是什麼？

從“是”到“不是”，從“不是”到“應該是”，我們自己也弄得糊塗了！感謝商務印書館的雷競璇先生，他幫我們想出了一個最恰當的名字：《社會學：界限與局限》作為這本文集的主題。“界限”與“局限”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推敲，也應該用不同的角度去探討，最能適合這本文集的性質。

社會學的發展，對於局內人來說，是一個包含無限辛酸的歷程，因為它的而且確出現了很多界限與局限的爭論。我們最先企圖擺脫的是道德哲學，後來又要擺脫歷史學，再後來是要擺脫心理學和經濟學。但是，這些學科的發展卻不斷在社會學的疆界上造成糾紛，甚至蔑視社會學的主權，公然質疑社會學的合法性；而社會學內部亦出現很多“通敵”

的理論，假借其他學科的概念支援，割據一方。前者使社會學的對外關係長期陷於不安的局面，很多社會學企圖驅逐出境的理論與研究手段常靜悄悄地溜了回來；後者則造成社會學內部出現衆多的派系，而派系之間的糾紛常使人覺得社會學形近解體（disorganization），因為它們彼此之間已經不能溝通，各自爲政了。

這些界限糾紛既然是從社會學“立國之初”已然有之，就難怪社會學會這般念舊，不斷糾纏着一些老問題；而社會學的課程也不能不回顧經典傳統（classical tradition）裏的紛爭，才可以將所謂現代的發明，作出有意義的詮釋。換句話說，我們現代很多的紛爭，其實只是經典傳統的延續；而經典傳統的出現，不過是歐洲文藝復興大爆炸後的其中一個“餘震”。近三百年來知識界被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衝擊得太厲害了，基本上沒法子安靜下來，而社會學的內部狀態，不過是一個較爲動蕩的環節而已。如果禁止我們談論近代歐洲思想史的來龍去脈，我們實在無法設計一個“健康”的社會學訓練課程，因為學生不可能完全明白現代社會學的一些界限糾紛。

余雲楚、羅永生是懂得欣賞經典傳統的兩位，他們的文章分別介紹了兩個實證社會學以外最受重視的理論領域。一般的導論書籍對現象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都非常粗略，更不能清楚交代這兩個理論的批判作用。余雲楚知道自己要寫的是一個冷門課題，所以寫得特別有耐性，充分照顧初學者的需要。羅永生的文章也寫得非常謹慎，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用“歷史科學”的理想來衡量，也同時批判了很多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對自然科學的盲目附從。易偉綸的文章是最“鷹”派的，讀起來像一篇對實證主義的控訴書。他的文章再一次提醒我們，社會學要擺脫“價值判斷”，只是一廂情願的願望。余、羅、易三位的文章，再湊上本人“趕熱鬧”的“拙作”，就成為這本文集的第一部分。這部分的文章其實都有一個共通的觀點，就是：“實證主義”在社會學這個圈子裏提供了最普及的研究指導，但它亦將社會學帶入了一個嚴重的局限之內；而事實在實證主義界限之外，還別有洞天。

如果沒有具體的分析示例去說明社會學家對什麼問題有興趣，前一部分的討論也就有點空中樓閣。這本文集就收集了其他三位年青社會學家的文

章，去幫助讀者更進一步了解社會學的一些“來龍去脈”。郭康健寫“階級問題”，吳俊雄談“工業社會學”，爲的是要介紹社會學分析社會現象裏的“主題中之主題”。呂大樂是我們最後聯絡得到的作者，由他去寫“都市社會學”，使到整本書更爲完整。這三個題材，牽涉的問題和理論層次都非常複雜，但他們卻寫得輕鬆清爽，自備一格。對於社會學的初學者而言，第二部分顯然比第一部分容易理解。

畢浩明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錄

序 文

第一部 社會・理論・批判

什麼是現象社會學？	余雲楚	5
社會研究的再出發	易偉綸	46
歷史科學的探索——馬克思的道路	羅永生	78
社會學不是什麼？——“副”導論	畢浩明	132

第二部 階級・都市・工業化

從社會分層理論到新中產階級	郭康健	179
無盡的探索——城市社會學研究	呂大樂	203
社會學就是工業社會學	吳俊雄	225

第一部

社會・理論・批判

社會現象的客觀外貌不單蒙騙了外行的凡夫俗子，或那些直接參與生產過程的社會成員，就算是社會科學家也不例外。當他們接受了“事實”生產出來的外貌時，也就成為了受害者。要逃出生天，我們就要懂得實證社會學的困乏，要認真理會“現象社會學”提出的批判，並得注意‘數據’、‘事物’和‘社會關係’出現時的儀態和外表，它們出現的儀容並不構成社會學觀念的穩健基礎。正如馬克思曾經提醒大家，如果事物的外表和本質是相符合的話，科學就無事可為。社會學企圖完成一個社會生活的科學分析，它必先要注意社會事實的三重特質：社會事實是歷史進程的一部分，是社會生活的產物，並且是要通過人的詮釋活動才有生命的東西。

譯自 Barry Smart, *Soc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Marxian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pp.176.

原文如下：

It is not only laymen or thos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ho are deceived by the objective forms of social phenomena; social scientists also fall 'victim to the semblance which reality itself produces' (cf. Habermas, 1974a, p. 220). To avoid such a fate we must learn from the inadequacies of positivist sociology, address the significance of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ical critiques and recognize that the manner and form in which 'data', 'things' or social relationships present themselves is not an adequate foundation for sociological conceptualization. As Marx advised, *science is unnecessary if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things coincides with their 'actual' form*. Sociology attempts to achieve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social life; to begin to do so successfully it must recognize the historical,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interpreted character of social facts.

什麼是現象社會學？

余 雲 楚

I 導言

美國社會學家英格力士（Alex Inkeles）在其《什麼是社會學？》^①一書中認為要解答這一問題可從三方面入手，即歷史的角度、經驗的角度和分析的角度。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知道社會學的起源以及一些經典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的看法。從經驗的角度入手，我們的基本問題可以從現今的社會學家的研究工作中得到答案：社會學便是當代社會學家從事研究的學科。在分析性的層面上觀察，我們要問到底社會學的特質是什麼？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分別又在哪裏？

英格力士指出以上三種方法均有其弊處。社會學並不是一門不變的學科，我們的“經典社會學家們”的看法未必符合事實的發展。有不少社會學家更認為如果社會學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我們就

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在古典社會學理論的塵埃中。持相反意見的當然也大不乏人。蘇洛金（Pitirim Sorokin）指出當代社會學家們所關心的只是一些潮流上的小問題。米爾士（C. Wright Mills）更認為“社會學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正日漸式微。^②同樣，所有把人類行為分類劃入不同學科的企圖和努力，最後都是徒然的。由此可見，“社會學”作為一個概念，指一門獨立的學科，是極具爭辯性的。百多年前馬克思（Marx）就因為對孔德（Comte）的主張有所不滿而拒絕採用“社會學”這一名詞。今天，英國著名學者吉廷斯（A. Giddens）就曾坦言說出他個人喜用“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一詞多於“社會學”（sociology）。^③

英格力士所提出的問題：“什麼是社會學？”與我們將要面對的問題：“什麼是現象社會學？”的關係最是明顯不過——要了解“現象社會學”，當然先要了解“現象學”和“社會學”。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採用上面所提過的三個方法來分別理解現象社會學的起因、發展及特質。本文希望透過對胡塞爾（Edmund Husserl）及舒爾茲（Alfred Schutz）的理論介紹，使讀者能對“現象社會學”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有一個較明確的掌握。

本文的目的在於替讀者描繪一幅“學術地圖”(intellectual map)，以助他們自己更深入地去了解有關的學術範疇。所以，此文是敘述性及分析性多於批判性的。縱然如此，文章內所提出的問題也遠比所能解答的多。

II 胡塞爾的“現象學”

“現象學”(phenomenology) 為二十世紀之一大思想潮流，其影響範圍絕不止於哲學或社會學。本文無意詳細描述整個“現象學運動”的興衰及其影響的深遠，只想提綱挈領地對胡塞爾的學說作一個簡介，使讀者在未接觸“現象社會學”之前，能對“現象學”有一個粗略的了解。

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 終其一生所想解決的問題，是希望能夠為知識的確實性尋找和建立一個絕對的基礎。他批評經驗主義(empiricism)，因為後者認為經驗乃是科學知識的基礎，所有非經驗或感官所能直接接觸的皆被視為玄學。但胡塞爾卻認為每個人的感覺經驗是有差異的，在某一程度上，我們每人都是自己官感的